

C · L · 史蒂芬先生與 C · L · 史蒂芬太太有莫大的光榮請 × × 先生與太太
參加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史蒂芬太太生日的宴舞會，在辣斐德路四一三〇
八號本宅舉行。

R. S. V. P.

史蒂芬同他的太太？我開始驚奇起來。史蒂芬會有太太？這不是奇怪的事麼？
那麼是另外一個史蒂芬了。

但是我只認識這個 C · L · 史蒂芬。

可是C·L·史蒂芬怎麼會不知道我是沒有太太的人呢！

那麼一定另外還有一個C·L·史蒂芬了。

而我不認識他。

但是他竟寄我這隆重的請客單。

莫非就是這個C·L·史蒂芬同我開玩笑麼？

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上海雖然很早就淪陷了，但租界還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時維持租界秩序的有英法義的駐兵，這些駐兵雖都有他們的防區，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與舞場中不免碰到，而因國際戰事與政治的態度，常有衝突與爭鬥的事情發生。

記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裏一點鐘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地方出來，那時馬路已經很靜，行人不見一個，但當我經過馬路的時候，有一個人就叫住了我：

「對不起，先生。」

是一個美國軍官，好像走不動似的。

「怎麼？」我停步了。

「可以爲我叫一輛汽車麼？」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驚了：

「是受傷了麼？」

「是的。」他說着就靠在牆上。

「你就這樣等着。」我說着就跑到附近的維納絲舞廳，本想到裏面去打個電話，但因爲裏面美國兵與義國兵正在衝突起鬨，許多武裝的巡捕攤在門內門外，叫我不能進去，于是我只得到別處去借，那時街上的店，大都關着門，再沒有別的地方可有電話，最後我終於跑到了車行，坐了一輛車子到那個美國軍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車時，他非常感激我同我握手；當時我一半爲同情一半爲好奇，我說：

「要我陪你到醫院嗎？」

「假如這不是太麻煩你的話。」

于是我就陪他上車，我說：

「到仁濟醫院麼？」

「不，」他對車夫說：「到靜安寺路麥特赫司脫路。」

雖然也算中國話，但不夠純粹，于是我又爲他重說了一遍，但是我心裏很奇怪，難道那面也有一個醫院麼？

不過我沒有發問，因爲有更加好奇的問題在我心中跳躍，我問：

「可是在維納絲受傷的？」

「是，」他說：「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鎗走火的。」

「沒有人伴你走來嗎？」

「沒有，」他說：「我們的人手已經太少了。」

「那麼也沒有人知道你受傷？」

「當時我自己也以爲是微傷，誰知也不很輕。」

他痛苦似乎更加重起來，我爲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讓他攔腳。

到靜安寺路的時候，他指揮車夫停在一個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車錢，伴他進了公寓，走進電梯，他指揮在三層樓的地方停下來，我以爲這一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電梯，到一個門口，他拿鑰匙開門時，我才看到「外科神經科專家費利普醫師診所」的銅牌。

他帶我進去，開亮了電燈，是一個寬曠整潔外科醫生的診所，外面是候診室，但裏面沒有一個人。

我們走進裏面，正想發問的時候，他說：

「現在我要自己做這個手術。你可以幫我忙麼？」笑得不是帶傷的人。

「你以為我可以幫你麼？」

「只要你願意。」他說着坐在椅上，拿出紙煙，並且遞給我一根，接着說：「你可以今夜不回去麼？」

「自然可以。」我把煙放在桌上，沒有吸。

「真的？那麼我不去叫費利普醫生了。」

「你以為我勝任麼？」我說。

「當然我祇請你做助手，」他笑：「我是一個很能幹的外科醫生呢。」他吸起了煙：「你不吸麼？」

「我想先為你做點事情吧。」

「你沒有太太？」

「我是獨身主義者。」

「好極了，我們正是同志。」他說着站起來，又帶我走進去，那是一間潔淨無比的手術室。叫我幫他脫去了軍裝，換上了一件掛在壁上的白衣，接着叫我也換上一件，於是一同洗手，又轉到消毒的水中浸洗，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電爐，由他自己在玻璃櫃中檢點外科的用具，遞給我消毒。我看他有序地在銀盤中佈置應用的藥品，放在手術的榻旁，於是指導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又指導我將消毒

紗布放在另一個銀盤上，又指導我用鉗子將外科用具從消毒鍋中鉗出，再放在紗布上面，最後叫我把銀盤拿去。

那時他已經脫去了鞋與襪子，用火酒揩洗受彈的創口，又用火酒燒灸創口的四周，於是開始在那裏打麻藥針。

血從他創口中流出來，他叫我拿桌上的檯燈過去，用燈光探照着他的創口，他檢查了一回以後，說：

「還好。」

「怎麼？」

「子彈斜着進去，不深。」

「在裏面麼？」

「我想是的。」

于是我看他用刀用鉗，用紗布，大概一刻鐘的工夫，他鉗出了子彈，於是他叫我把檯燈放好；我看他用藥膏敷在紗布上，最後就開始包裝。

事情總算元畢了，他休息在手術榻上，叫我把外科用具消毒收拾，又叫我把藥物紗布等一同放回原處，他說：

「萬分感激你，明天費利普醫師來時，可以不讓他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大概二十分鐘以後，我已經收拾了一切，拿剛才他給我的紙煙，坐在沙發上抽起來。我說：

「原來你是一個軍官還兼外科醫生。」

「這叫做軍醫。」他說着坐了起來，開始吸煙，露出滿足的笑容說：「好朋友，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

.....
這是我與史蒂芬交友的開始。

自從這次以後，沒有多久，我與史蒂芬幾乎三天兩頭在一起了。他是美國N艦的壽官，今年三十二歲，非常活潑會玩。只要是玩，他永遠有很好的興致。我那時候同所有孤島裏的人民一樣，在驚慌不安的生活中，有時候總不能沉心工作，而我的工作，是需要非常平靜的心境，這是關於道德學與美學的一種研究，想把美與善的淵源作一個根據寫一部哲學上的書，于是不得不用金錢去求暫時的刺激與麻醉，這就與史蒂芬做了密切的遊玩的伴侶。據他說，自從同我一起遊玩以後，他才踏進了中國的土地，接觸中國的社會，開始吃到各類的中國菜，走進了中國的舞場，交際到中國的女性。

過去，他走的總是幾家霞飛路上酒吧與靜安寺路愚園路上幾家爲外國兵士而設的舞場，他偶而吃中

國菜，也永遠是專營洋人的廣東館。但是現在，他已常同我到四馬路小飯館去，也常愛找不會說洋涇浜的中國舞女跳舞，而且也學會了把友誼給他所歡喜的舞女。

過去，他出門總是穿着軍服，現在他愛穿便服出來，他由好奇於中國式的生活，慢慢到習慣於中國式的生活，後來則已到愛上了中國式的生活。

過去，他愛同我說英文，現在，他同我說中文，他有很幽默的態度，接受我們身邊的舞女對他勉強的中文發笑。

他是一個好奇的健康的直爽的好動的孩子，對一切新奇的事物很容易發生興趣，對他所討厭的事物常常愛去尋開心。他談話豪放，但並不俗氣，化錢糊塗，一有就化，從不想到將來。這樣一個性格的人做了我們的朋友，對於我的心境自然也有很大的影響。我過去也常常愛放蕩遊玩，但更愛的是在比較深沉的藝術與大自然裏面陶醉。對於千篇一律所謂都市的聲色之樂，只當作逢場作戲，偶而與幾個朋友熱鬧熱鬧，從未發生過過濃的興趣。如今第一因為孤島圈中，再不能做遊山玩水的旅行，第二因為心境的苦悶使我無法工作，而藝術的享受機會不多，而又常限於固定的時間，所以我也很願同他在一起。但每當我遊玩過度，發生厭倦，開始想靜下來安心讀書或寫作的時候，只要有幾天不會見史蒂芬，他一定來找我，常常是深更半夜，哼着歌，敲我亮着的玻璃窗，除了我電燈滅了的時候，他不會去用電鈴，等我親自出去為他開門，他總是一進來就拍我的肩膀，活潑而愉快地說：

「亂世的時候讀書麼？」

他於是用各種方法打動我，使我的思考完全消失，使我的思想完全離題，於是我終於聽從了他。有時候我要結束一封信，他就在旁邊等我，開着無綫電，一個人哼哼，一直等我寫完了，起來換衣服，他在旁邊爲我挑領帶，於是拿起電話叫汽車，我們一玩就是到天亮。

自然我也有找他的時候，但總是打電話，他任的地方也沒有一定，我所知道的電話，一個是C·R俱樂部，一個是費利普醫師的診所，這是他常到的地方，找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很好的興趣，從來沒有不來赴約的日子。

一直過着這樣的友誼，——熱誠，浪漫而有趣，彼此好像都不知道對方是否有冷靜痛苦與現實的生活，也好像彼此對於那方面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反而不提，從來不問彼此的事業與工作，也從來沒有想到彼此間的利用與互助。我不了解他的經濟情形，我則時時陷於窘境，但從未問他借錢，只是在一切遊玩的場合中，所有的帳單都讓他去付，就是他也從來不計較這些，遇到我在付錢的時候，他也從不客氣。

偶而也宿在我的地方，但從不吃飯，目的只是預備醒來時，再同我一道出去繼續過紙醉金迷的生活。如果我的遊興還盛，他一住常常四五天。

這樣的孩子就是有太太，到底有誰肯相信他呢？所以儘管明明寫着C·L·史蒂芬，我還疑心是別

人。

那麼會不會是他的哥哥？

雖然我並不認識他的哥哥。

但是他可以叫他哥哥來請我。

怎麼他哥哥也會是G·L·史蒂芬呢？

也許他因為是軍官的關係，所以平常就用他哥哥的名字來同社會作普通的交際。

我當時就打電話找他，但沒有找着，一直令我懷疑不安，到傍晚才有一封信告訴了我祕密的一半，

這封信是這樣寫着：

「親愛的朋友：

使你驚奇了吧？我竟有一位太太，美而賢，可愛而可敬，我怕你因奇怪疑慮而不來，所以寫這

封信給你，並且希望你也有位我從來不知道的太太，在那個宴舞會上使我吃驚，否則，我希望

你帶白蘋回來。

G·L·史蒂芬」

我所謂祕密的一半，是說這帖子確是史蒂芬發的，但很可能是他的玩笑——隨便找一個有生日的舞女，這舞女也許是我所認識的，借一個地方，作一宵的娛樂，而發這樣荒謬的帖子。

我自然赴約，自然也沒有太太可帶；說到舞女，我當然有許多人可帶。我也很想帶一個他不認識的

人去，使他驚奇，但又恐怕被他誤會是我太太，並且既然是他太太的生日，理應帶一個會說英文而比較會交際的人，他所以指定白蘋，也一定是爲這個關係，所以我就決定了她。

四

白蘋是百樂門的舞女，自從大上海淪陷以後，日本人進出百樂門的很多，所以那是不喜歡的地方，但是史蒂芬却喜歡它，不知道是不是爲滿足一種爭鬥慾，時常愛同日本舞客作對，當時舞女們都不愛伴日人跳舞，一半是討厭日本人，一半則因爲日本人一跳，中國人的生意就會沒有。而史蒂芬在看到日本人去跳某一個舞女時，總是同他們去搶，我當然也跟着參加，結果舞女都看我們是他們的解圍救兵，而事實上除了我們以外，再沒有別個人去解她們的圍過。白蘋的認識，也是史蒂芬在日人懷抱裏搶來的，但是白蘋可不像害怕或討厭日人似的，她臉龐生得非常明朗，大眼長睫，豐滿的兩頰，薄脣白齒，一笑如百合初放，第一次見她我就很喜歡，不過因爲一羣日本人在包圍她，她同他們說

話說得很多，所以給我印象非常不好。是第二次，不知怎麼，被史蒂芬發現了，他看見許多日本人在她跳舞，他沒有得我同意，就叫她坐檯子，接着就帶她到凱莎舞廳。

一坐下我就問白蘋，我說：

「我很奇怪，別個女孩子都討厭日本人」她們跳舞，你為什麼同他們有說有笑的。」

「這有什麼關係。」她挺直了眉毛說：「伴舞是我的職業。我賺他們的錢。」

「但是，」我說：「這使所有中國人都不敢同你跳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她眼睛望着自己的衣裳說：「而且很早就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你是說第一次你同日本人跳舞就造成了這局面麼？」

「是的，因為我會說點日語，幾次以後，我原來一般熟客都不來了。」她忽然轉變了話鋒，用帶刺的眼光釘住我說：「其實還是中國男人胆小，怕日本人。」

「妳的意思是要中國男子同日本人搶妳麼？」我玩笑地說。

「不是這樣說，」她說：「有一個很愛我的中國青年，他說我不該同日本人跳舞。我說這是我的職業，我為賺錢，我又不同他們好。假如你要我，可以帶我出來，也可以同我跳舞。以後他就不跳我了，這不是他胆子小是什麼？啊，要不，就是他並不真的喜歡我。」

史蒂芬在旁邊抽香煙一直聽着，這時候，才告訴我坐在西首的一個舞女似乎以前跳過的，叫我先去

跳去。

我去跳舞，史蒂芬在那時與白蘋談得很起勁；史蒂芬的上海話聽的程度不低，講的程度很差；我很奇怪他們談得這樣暢快，等我一舞下來，才知道他們談的是英文。我對於白蘋開始發生興趣，原來她會日文，又會英文，是多麼聰敏的一個女孩子。

此後我們時常去和白蘋玩，常常在下午四五時，坐在咖啡館裏沒有事，打一個電話給她，她就出來等着我們，或者她說一時沒有空，要等七點鐘可以同我們一同吃飯，但從來沒有說今天沒有空而改到明天的，我相信她一定推却許多約會來陪我們，所以我對她也覺得可愛起來。

但每次遊玩，總是我們三個人，或者三個以外，還帶了其它的舞女，從來沒有兩個人的，而每次大半都是史蒂芬化錢，無形之中，他與白蘋是主角，而我不過是一個不重要的配角。一直到有一天，我在愚園路一家舊書店買書，買書回來去靜安寺路看一個朋友，沒有看着，肚子有點餓，就在附近一家立體咖啡店裏吃點心，順便翻翻買到的書，我記得很清楚，在幾本書中，有一本 Hazitt 的 Table Talk，裏面有一篇說到孤獨的，好像是說到一個人如果把快樂寄在別人身上是非常痛苦的事。這種說法，很使我同情，因為我是一個永遠把快樂寄託在別人身上的人，一個人常常無法安排生活，而因此有過許多痛苦，但是這篇文章對我的影響，則反而得到相反的效果。我舉目一看四周座位上都是兩個人，祇有我一個人是孤獨的。我驟然受到了寂寞的打擊，同時就想到白蘋，我就打了一個電話，白蘋